

官场红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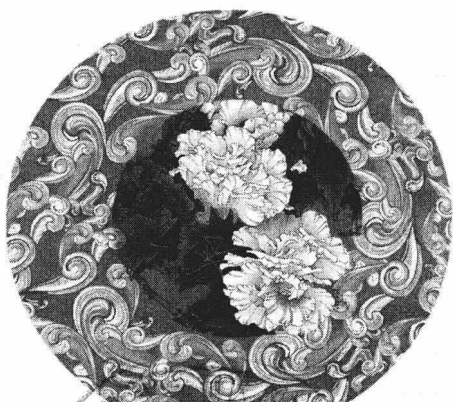
官场有道 权欲无涯 美人徒作过河卒
宦海沉浮 商界纵横 金钱才是操盘手



汪谈◎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官红 场颜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官场红颜 / 汪谈著.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222-07158-2

I. ①官… II. ①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8920号

官场红颜

作 者: 汪 谈

责任编辑: 段金华 钱 勇

特约编辑: 涂继文

营销编辑: 马光磊

装帧设计: 视界创意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360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7158-2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全国105位媒体精英联袂推荐

(排名不分先后)

小说前半写“红颜”的挣扎和攀升，后半写“权贵”的斗争与搏杀。一言一行，一字一句，无不将当今官场态势剖析得入木三分，如黄钟大吕，直抵人心。

——《财经》欧阳洪亮

这本小说将当今官场描述得极为真实，事实也许就是那个样子，让人愤慨，但汪谈的真实目的，是在于唤起我们心中的正义和责任，从而让小说中发生的事情不会成为现实。

——《国家财经周刊》禹志明

《官场红颜》是我近年来看到的，写得最出彩的一本官场小说。其精湛的文笔和流畅的语言，加上其对官场规则独特的感悟，必将成为继《沧浪之水》和《国画》后又一经典。

——《信息时报》何剑辉

《官场红颜》将官场中金钱、权力和美色交易呈现给我们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考，在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他们有的人走向堕落，有的人坚守清白，那我们呢？

——《瞭望东方周刊》黄志杰

在我看来，《官场红颜》描写的不仅仅是一个女掮客十几年的生存史，更是一部当代人的心灵救赎书。我们在切齿于书中人的堕落时，是不是更应该审视一番自己的所作所为。

——《新京报》黄玉浩

《官场红颜》在揭示一个女人徘徊挣扎于金钱、权力和良知之间的同时，也将我们的良心放在了真理的天平上称量。

——《南都周刊》李继峰

与其说这是一本小说，不如说是一段大彻大悟的人生感怀。它让我们体会到这个世界的诱惑有多大，深渊有多深。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沉沦其中的痛苦，从而能够坦然面对一切黑暗。

——《法律与生活》李云虹

《官场红颜》用最细腻的文笔，揭露了官场上最大的秘密，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将这个领域完全呈现给读者的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去深思权力与人生的真义。

——湖南卫视/胡跃青

《官场红颜》中有真金白银的物质诱惑，有美女出入其中，有让人无法想象的云波诡谲的权力之争。但实际上，汪谈只不过是告诉我们这一切的根源在哪里。

——搜狐网/杨华

一直想能够好好了解中国的官场，苦于没有机会接触，汪谈兄的《官场红颜》以独特的角度，深刻的阐述和分析，带给我一场非比寻常的阅读盛宴和人生体验。

——红网/喻向阳

网络及电视媒体精英隆重推荐:

廖 洁: 红 网
王 琪: 腾讯网
唐 毅: 腾讯网
刘彦伟: 腾讯网
张克侠: 腾讯网
罗焕艾: 腾讯网
吴德强: 凤凰网
曾雪峰: 凤凰网
李国盛: 搜狐网

杜培源: 猫扑网
乌元春: 环球网
张 辰: 互动百科
郑 晖: 西祠胡同
金 波: 天涯社区
张立国: 天涯社区
魏寿华: 天涯社区
何小手: 天涯社区
杨 柳: 中央电视台

袁柏新: 中央电视台
徐金琪: 中央电视台
王炳坤: 新华社辽宁分社
李钧德: 新华社河南分社
张兴军: 新华社河南分社
伍晓阳: 新华社云南分社
杨玉华: 新华社安徽分社
徐洪长: 新华社福建分社

报纸及平面媒体精英隆重推荐:

高 昌: 《长城》
朱文强: 《小康》
张 鹭: 《财经》
魏 浩: 《大河报》
孟 冉: 《大河报》
刘 长: 《新世纪》
马想斌: 《成都商报》
牛亚浩: 《成都商报》
李建军: 《成都商报》
王潇潇: 《法制晚报》
杨 桐: 《凤凰周刊》
袁 凌: 《凤凰周刊》
孙丽荣: 《凤凰周刊》
商华鸽: 《凤凰周刊》
谭 君: 《潇湘晨报》
曾 鸣: 《潇湘晨报》
周喜丰: 《潇湘晨报》
周至美: 《潇湘晨报》
倪志刚: 《潇湘晨报》
奚春山: 《东方今报》
殷晓章: 《东方今报》
路治欧: 《东方今报》

李云芳: 《东方早报》
葛熔金: 《东方早报》
王维维: 《京华时报》
郭小乐: 《京华时报》
沈雁冰: 《都市快报》
金立鹏: 《都市快报》
顾 然: 《新文化报》
李珉琪: 《新文化报》
耿 诺: 《北京日报》
刘高岩: 《北京日报》
闵云霄: 《中国财富》
宋馥李: 《中国财富》
洪启旺: 《羊城晚报》
刘 科: 《青年时报》
梁国瑞: 《广州日报》
廖世杰: 《新法制报》
熊玉伟: 《河南商报》
千灵坡: 《长沙晚报》
王小池: 《信息时报》
王文凯: 《河南商报》
李小健: 《中国人大》
石 玉: 《南方都市报》

孙旭阳: 《南方都市报》
陈宝成: 《南方都市报》
饶德宏: 《南方都市报》
王 超: 《中国青年报》
王 平: 《江南都市报》
盛学友: 《法律与生活》
刘璐璐: 《经济参考报》
洪克飞: 《中国青年报》
顾 磊: 《人民政协报》
徐 辉: 《河北青年报》
夏 雄: 《三湘都市报》
陶小燕: 《湖南工人报》
康 正: 《瞭望东方周刊》
王立三: 《瞭望东方周刊》
刘志明: 《瞭望东方周刊》
周范才: 《瞭望东方周刊》
黄柯杰: 《瞭望东方周刊》
傅天明: 《瞭望东方周刊》
张亦驰: 《精品购物指南》
杜 鹏: 《精品购物指南》
孙文祥: 《第一财经日报》



第一章	父母官拜访美女主持	001
第二章	天生我材必有用	008
第三章	婷婷没有喝醉	014
第四章	李书记的事基本有了眉目	020
第五章	婷婷要让李副书记当书记	026
第六章	婷婷的家乡情结	033
第七章	婷婷的婚姻不是很美满	040
第八章	李书记的事出了点波折	048
第九章	柳副县长出了大麻烦	056
第十章	火车站项目准备招投标了	064
第十一章	李副书记真的当了书记	070
第十二章	李书记一上任麻烦事就来了	080
第十三章	李鳅生成了正面典型	087
第十四章	李鳅生的水平果然不同凡响	095
第十五章	台长不允许婷婷换衣服	102
第十六章	周省长喜欢独一无二的衣裳	109
第十七章	台长之死考验媒体生存空间	115
第十八章	周省长与婷婷的关系更进一步	121
第十九章	鸿陵成了权力竞技场	129
第二十章	发改委确实是个好地方	137
第二十一章	火车站项目招投标开始紧锣密鼓	144
第二十二章	招投标过程有点像游戏	152
第二十三章	李鳅生的接待理论	159



第二十四章	鸿陵县的工人要造反	165
第二十五章	婷婷有点儿想当省长夫人	172
第二十六章	周省长是个政治家	181
第二十七章	婷婷到接待处走马上任	189
第二十八章	坚决拿下火车站这个项目	197
第二十九章	婷婷摸清了周省长的意图	204
第三十章	我和婷婷要去北京投石问路	212
第三十一章	我们的北京之行很艰难	220
第三十二章	举报周省长的信到了婷婷手里	228
第三十三章	李鳅生陷入电站门事件	235
第三十四章	设计举报省委丛书记	243
第三十五章	周省长即将更上一层楼	252
第三十六章	婷婷这回真的醉了	262
第三十七章	张书记的儿子进了拘留所	271
第三十八章	我们已无退路	279
第三十九章	婷婷要弃车保帅	288
第四十章	周省长有点儿招架不住了	296
第四十一章	我一不小心成了反腐英雄	303
第四十二章	周省长硬着陆了	312
第四十三章	婷婷在哪里	320

第一章 父母官拜访美女主持

左岸咖啡馆。

这是省城红州市蛮有品味的一个社交场所。来这儿谈恋爱的寥寥无几，几乎都是谈生意的。似乎应验了那句古老的箴言：上帝目光所及，皆可交易。

我喝的是绿茶，婷婷喝的是咖啡。据说，喝绿茶的人比较保守，喝咖啡的人比较时尚。

美女婷婷，真名陈婷，在省电视台一个“美女夜话”栏目做主持人，深得广大观众和台领导的喜爱，于是，台里台外都称她为美女婷婷，而陈婷的真名却逐渐被人忘却了。

其实，美女婷婷并不属于天姿国色之类，但她绝对可爱，无论是说话还是办事，都让你感到很舒服。究竟什么地方可爱，你可能无法一下子说出个一二三来，但观众和同事、朋友、领导就是喜欢她。

婷婷来自于江南的一个小山村，村里、镇里和县里的老乡和领导，无论大事小情都会拜托她的父母来找她帮忙，而她又不好驳了父母和乡亲们的面子，最后比较难办的事竟然办成了。办成了一件事，接踵而至的事就会越来越多，于是，村里、镇里、县里的领导，都知道省电视台有个婷婷能办事，也愿意办事。

“老家的一位县委副书记要当县长，这样的事也要找我这个小主持人，烦。王兄，你看我办还是不办？”美女婷婷对我说。她说“烦”的时候，柳眉微颦，朱唇微翘，眉目间透露出一种半是烦恼，半是享受的神态。

我对婷婷说：“这件事不办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她歪着头，琥珀一样的眼珠子扑闪扑闪的。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发现婷婷真可爱。

婷婷一大早就将我叫到这家咖啡馆来讨论这等机密事，是因为我们关系“特殊”。但是，在此，我郑重声明，我与婷婷的关系绝对纯洁。我们在高中时是同学，她当时扎着麻花辫子，显得特别纯净秀气，是我暗恋的对象。各自大学毕业后在省城相遇时，她已为人妻，而且芳名远播，我也就打消了吃“天鹅肉”的念头。后来，接触久了，我们成了兄妹一般的朋友。现在这世道，朋友太难得。富兰

克林曾说过：“有三个朋友是最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和现款。”如今老妻都不一定忠实，倒是老狗和现款还比较可靠。当然，世界上还是有朋友的，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但却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地洗炼。一旦真的铸成了情谊，便如同钻石。

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的酒宴上，有个男同学公开出卖了我早已埋藏的“暗恋”，当时婷婷似乎不太相信，一脸的迷惑和感慨。我借着酒兴，要求与婷婷喝交杯酒，以了却那一段城南旧事。婷婷居然爽快地答应了。我们在众人的吆喝声中，完成了这一伟大而激烈的壮举。但对于婷婷这样的美女，我有时难免有天生的臆想，却实在不敢有更多的奢望。因为活动在婷婷身边的男人，绝对是中国当代最为骄傲的一类——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资产过亿的大老板、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之类的人物。

上午十点钟，咖啡馆里除了我们两个，只有靠墙角的卡座上，有一对年龄看上去不太和谐的情侣抱在一起，耳鬓厮磨地说着恐怕谁也听不懂的悄悄话，说不定也是谈生意的。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在婷婷面前显示出我的存在价值。在此，我要特别交代一下，我认为自己是属于那种非常有智慧但却又无能力的那类人；而且，我还脸皮薄，在大庭广众之中不敢多说话；但是，如果在只有一两个人或像现在这种，这样宁静的咖啡馆里，我的智慧和口才将会发挥得淋漓尽致，有时还会爆发出绝对让人刮目相看的效果来。

我分析说，作为家乡的父母官来求你办这样的天下第一难事，说明你在父母官心里的位置是多么的重要，他相信你能够办好。再说了，他这样一个县委副书记，要转正为县长，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如果是通过你的努力办成了，这位副书记、以后的县长不就是你的人了？整个县里的资源，你和你全家不是可以共享了吗？

我认为这件事，首先要确定是否帮这个副书记的忙，然后才进一步策划怎么帮的问题。其实，我心里清楚得很，婷婷是愿意帮这个忙的，只是还有点拿不准这单“生意”的分量。

“父母打了好几次电话了，李书记人也来了红州市，等着要和我见面呢！”婷婷说，“实在不好意思，一大早就把你叫出来。”

一般来说，级别高一点的领导如副厅级领导，或有点钱的老板如现金超过三百万的老板，早上十点钟以前起床并且能够出来谈事的人，实在不多。他们这些人的活动大多选择在晚上，谈公事、谈私事，做正事、做歪事，晚上是极佳的时段。

而对于像我这样在政府部门做一个科级公务员的主儿，工作时间绝对要随

着领导的需要随时随地变动的。早上八点钟一定要起床等待领导的召唤，晚上不到凌晨一二点是绝对不敢安心睡觉的，手机绝对要二十四小时处于开机状态，即使领导在床上休息或耕耘，也得随时准备着，不敢怠慢的。婷婷说一大早打扰我，其实是安慰我的客气话，作为一个小科员不存在打扰不打扰的问题。

“李书记既然来了，就把他叫过来，先问问他的情况，再商量下一步怎么走，应该找谁的问题。”我对婷婷说。

婷婷说：“李书记就在楼下。”

婷婷拿出手机打了一下电话。不一会儿，李书记和另外一个男人就上来了。

李书记没有想到还有我的存在，一时有点措手不及。婷婷赶紧介绍说：“这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省政府办公厅的王处长。”

“王处长，您好。”李书记稍稍镇定了些，赶紧上前双手握着我的手。

“王处长不是外人。”婷婷补充一句。

与李书记同来的人手里提了两个小袋子，可能是化妆品之类的东西，其身份多半是他的司机或秘书，毕竟他也是一个县的书记，自己不可能提着礼物乱跑。婷婷显得很从容，看来她这样的场面见得多了，将两个装着化妆品的袋子放在沙发的另一边，看都没有多看一眼。

“不知道王处长也在，不好意思，没有给王处长准备礼品。”李书记给同来的人使了个眼色，那人转身就走了。

我赶紧掏出烟来，给李书记递了一根，自己再点一支。

“李书记喝什么茶？”我招呼着给李书记让坐。

“李书记坐这边，我们好说话。”婷婷站起来，将自己座位让给李书记，自己坐到我的边上。

“婷婷父母对我很关心，早就想来看您了。”李书记笑起来满脸都是红烧肉，眼睛眯成一弯娥眉月。他身材胖胖的，笑起来活像一尊弥勒佛。也不知是因操劳过度，还是溢脂性脱发，圆溜溜的秃顶，完全可以用“中间溜冰场，周围铁丝网”来形容，一看就知道是个“聪明绝顶”的主儿。

婷婷与李书记正说着客气话时，被李书记支使出去的人提着几袋东西又回来了。

“我看到王处长抽烟的，车里正好放了几条烟和几瓶酒，也是别人送的，送给王处长交个朋友。”李书记站起来接过烟和酒放到我坐的位置边。

我赶紧站起来想推辞一下，婷婷拉住我的衣角说：“李书记又不是外人，你客气什么。”

这时，我才发现，李书记和他的这个跟随者绝非等闲之辈。因为李书记确实不知道我的存在，也没有交代那人去干什么，居然如此默契地完成了这一连

串的动作，让人感到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水到渠成，不露半点人工痕迹。民间传说，有什么样的领导，就有什么样的追随者，确实不假。

这回轮到我不好意思了。我本来不是处长，但又不好意思纠正婷婷的说法，更不好意思的是，我在推辞的过程中，用眼睛的余光瞥了一下袋子里的东西，除了两瓶五粮液，还有四条软中华烟。

李书记从小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婷婷，婷婷瞥了一眼就随手递给了我。原来这是一张李书记的个人简历。

李鳅生，黑龙江哈尔滨人，1969年出生，现在鸿陵市鸿陵县任副书记，此前长期在乡镇工作，历任镇长、书记、副县长、政法委书记，两年前担任县委副书记。

简历里的业绩介绍中有一两个错别字，但我见怪不怪。这年头，到处都是错别字：愚民同乐，植树造零，白收起家，勤捞致富，择油录取，得财兼币，检查宴收，大力支吃，为民储害，提钱释放，攻官小姐……实在不足为奇。

“李书记确实资历丰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干上来的。”我说。

“扎扎实实干事有什么用呢？”李鳅生说。

李鳅生告诉我们，两年前，组织上安排他当副书记，就是为他接任县长作准备的，老县长今年刚好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限，不料常务副县长找了一个据说是中央已退休的领导的公子，这位公子与省政府曾经担任其父亲秘书的副省长打了招呼，市委组织部只好改变了原来的安排，内定常务副县长接任县长，组织部都已考察完毕，下个月就要宣布上任了。

李鳅生说：“组织部太没有原则性了，部长都已找我谈了话，说变就变了。”

“论工作能力、论工作业绩，她根本和我不是一个档次，三十多岁就凭着有点姿色讨好领导当了常务副县长，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想当县长，不就是上面有人吗？”李鳅生愤愤不平起来，一扫先前的温顺谦和，脸红脖子粗地骂道，“妈妈的，我算是明白了，干实事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上面有没有人。”

“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一个坊间流传的笑话。”看到婷婷和李鳅生都有兴致，我便接着说下去。

“有五个女干部竞争一个职位，最后有四个落选了。领导找落选的四位女干部谈话，问的话是一样的，只是回答不同。领导问：你知道为什么落选吗？第一个答：知道，我上面没人。第二个答：我上面有人，但他不硬。第三个答：我上面有人，他也很硬，但是我在下面没活动。第四个答：我上面有人，他也硬，并且我在下面活动了，但是我没有出血！”

婷婷忍不住扑哧一笑，给了我一粉拳：“哼，你也学坏了！”

李鳅生听完，顿了顿，大概悟到了中国文字的绝妙之处，突然大笑起来，

笑得蛮解恨的：“看来，我们那位女县长还出了血呢！”笑完后，情绪又低落下去。

“李书记，不要着急，只要还没有正式宣布就还有回旋的余地。”其实，我心里明白，究竟有多大的回旋余地也是云里雾里，不然，自己就不会长期战斗在科级工作岗位了。

关键得看婷婷，我想她是有办法的。

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婷婷表态说：“你先回去，我先和王处长商量一下，过两天你听王处长的电话。以后我们最好不见面，电话也尽量少打。”

“但一些准备工作还是要做的。”婷婷说，“现在都是这样，没有办法。”

李鳅生当然明白，这个准备工作指的是什么，连连点头。

李鳅生坐了一会儿，聊了一些家乡的人和事儿，正板正腔地汇报了自己为婷婷父母办的几件小事，如婷婷家邻居的儿子偷了人家几辆摩托车被公安局抓起来了，他打电话给公安局局长马上放出来了。婷婷的姨妈生病要住院，县医院进不去，他得知后，主动派人安排到老干病房，让婷婷姨妈全家逢人就说婷婷人好有本事。还有几件小事，我听了但都忘记了。

李鳅生走后，我们两人继续在咖啡馆里坐着，分析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按照李鳅生刚才的说法，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鸿陵县是全国百强县之一，经济上的突飞猛进必然带来官场生态的变化，特别是鸿陵县民营企业发展十分迅猛，全国不少知名品牌包括世界五百强的企业，都在鸿陵设有分厂或分店。只要是经济发达的地方，政治斗争就会十分激烈而残酷，并且斗争链条定会漫长而深远，除了联合国以外，中国所有的关系都可能在鸿陵作出激烈的化学反应。

婷婷说，那位中央退休领导的公子与常务副县长决不是老关系，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她有这层关系，可能与正准备建设的高速铁路有关系。这条通过鸿陵市和鸿陵县的高速铁路，已经通过了中央所有部门的批文，工程、预算、设计方案等前期工作都已完成，正处在招投标阶段。由于这条铁路在鸿陵县有一个火车站，铁路线在鸿陵的地盘上达100多公里，对于经济发达的鸿陵市和鸿陵县来说，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具备参与这条铁路的话语权，甚至某项决定权。在火车站这个项目上，鸿陵市和鸿陵县占了40%的股权。

“这位公子一定想抢得这条铁路的某个项目，这个项目一定位于鸿陵县的地盘上。”我与婷婷几乎同时得出这个结论。

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这位公子想得到这条铁路的某个项目，谁能满足他这个愿望他就会帮谁的忙，从常务副县长那儿釜底抽薪，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我立刻想起一个月前，省发改委的一位老乡说过，一位北京的朋友找他了

解高速铁路的事，是不是就是这位仁兄。

我马上找出这位老乡的电话拨过去。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公子确实是已退休的中央领导的二公子，在北京开了一家皮包公司，专门从事一些中间掮客的工作，据说能耐大得出奇，也赚了不少钱。其实，我的这位老乡也是国家发改委的一位领导介绍才认识他的，和这位公子原来并不熟悉。这位公子开始很热情，希望从我的老乡那里搞点资源，后来发现我的老乡也只是个副厅级干部，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双方的接触也就慢慢少了。

我在电话里简单地说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其他的我就说不上话了。”发改委的老乡说，“他现在就在红州市，据说正在盯着高速铁路招投标的事。”

婷婷说：“今天晚上约他们吃顿饭，你和省发改委的老乡参加，我们台长参加，还要邀请周副省长出席。”我知道，周副省长是省里管重点工程和交通的副省长，有他的出席，效果肯定会出奇的好。

“你不和你们台长先约一下？周省长也不一定有时间，也许还有其他的活动呢？”我说。

“台长今天的活动我清楚。周省长如果有其他的活动叫他推掉不就行了。除了省长和书记的活动推不掉外，其他的活动都可以推掉。”婷婷边说边拨通了周省长的电话。

周省长的电话接通了一下，马上挂掉了。

婷婷说：“周省长好像正在开会，他马上就会回电话过来的。”

果然，一分钟不到，周省长的信息过来了。婷婷拿给我看：“美女，正在开会，有什么指示请用信息下达。”

我与婷婷会心一笑。

我马上给发改委的老乡打电话，要求今晚约那位公子吃饭，并特别交代，周省长出席。

“你先在‘喜来登’订一个最大的包厢。”婷婷说。

“他们都还没有回信确认呢？”我说。

“不要紧的，我心里有数。”婷婷说。

婷婷马上给周省长和台长各发了个信息，约好今晚在“喜来登”吃晚饭。

不一会儿，那位公子直接把电话打到婷婷的手机上了。看来那位公子果然不凡，与婷婷在电话里扯了半天，就像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谈得很是投机。又是夸婷婷声音悦耳动听，又是将自己的来历和所知道的家事、国事、天下事说了一大箩。婷婷耐着性子听着，不停地“是，是，没有，没有……”地应付着。

婷婷的手机不停地有信息过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位公子的电话终于

结束了。一看手机，果然是省长和台长确认赴约的信息。

“北京人，真是拿他没办法，死人都能忽悠成大活人。”婷婷摇摇头。

“这些个公子哥，能耐大着呢。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吗？出来溜达溜达，钱就来了！”我附和着。

我订好喜来登的包厢，就和婷婷在咖啡馆叫了两个盖码饭，边吃边天南地北地聊了一阵，中午一点多钟才离开，等待一场夜宴的到来。

第二章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下午上班时，按照婷婷的吩咐我给李鳅生打了个电话，将他走后我们商量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李鳅生听后激动万分，表示一定要从半路折回来参加晚上的宴请。

“李书记，这种场合你在反而不好说话。”我说。

“‘喜来登’吃一餐饭是很贵的，这个客怎么样也要由我来请吧，哪能让你和婷婷贴了人情还要贴钱的，这样我也太不会做人了。”李鳅生真的急了。

“如果你一定要请，我就不和你客气了，你把吃饭的钱打过来吧。”我当然知道，这餐饭的钱不管是谁先垫资，最后当然由李鳅生买单的。

“那就请您把您的银行卡账号发个信息过来。”李鳅生说，“我马上下高速公路，找一个最近的银行把钱打过去。”最后他在电话里连说了几句“谢谢、麻烦您和婷婷了”。

“那我们再联系吧。”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

回到办公室，几位处长都不在，同室的小李说，中午下面一个副市长请吃饭，大家都喝醉了，几位处长还在“望月楼”洗脚按摩，恐怕今天都不会来上班了。

“中午的饭局你没有参加，每人一个小红包，还有两条烟，都放在你的办公桌下面的抽屉里。”小李名叫李晓光，是去年才毕业的研究生，省委副秘书长的儿子。

小李是学核物理学的，本来要到西北工作的，副秘书长夫妇无论如何不让他去西北，好不容易把他留在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干了半年就想走。由于我与小李还说得上话，每天都是喝着茶，上上网，讨论国家乃至全球发生的重大事件，忧国忧民，小李这才稳下心来，暂时不走了。为这事，副秘书长夫妇还专门请我吃了一餐饭，以示感谢之情，这也许是我在省政府办公厅八年以来最为荣耀的一件事了。

“王兄，今天你可能没上网，发生了一件很颜色的事。”小李一向这样称呼我。

“什么事呀？不带血色吧？”我急了。君不见现如今到北京上访的人流越

来越多，到媒体告状的越来越多，到政府门前静坐、到马路上堵路的越来越多，到网上发帖曝光的人更是像赶集似的。为何？他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他们不知道谁会为他们当家做主，他们根本没有制约政府官员的砝码和经验，他们只好病急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如果现实的大路走不通，他们就只好走虚拟的网络。网络一起火，哪怕是星星之火，也可以燎原，于是宣传部就成了消防队。宣传部人手少，由政府这边抽调几个人帮助宣传部监管网络舆论，我正是政府这边监管网络的临时负责人，小李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临时成了我的手下。

“不要急，王兄，与我们省里无关，是发生在邻省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我们可以先欣赏后鼓掌。”

听了小李的一席话，心里稍稍平静了些。各位也许不知道，监管网络舆论不是一个好差事，费心费神费力不说，往往还要挨骂，你不知道网民什么时候发个帖子出来揭露领导的陈年旧事、诋毁领导的祖宗十八代，虽然网民似乎都是虚无缥缈的，但往往他们反映的人和事都是真的，有的还详细到指名道姓，反映的腐败问题也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等六大写作要素都齐全。最要命的是，只要涉及某个领导，或本省最敏感的事，我这个临时监管小组还要协助宣传部与全球全国成千上万个网站联系删除或屏蔽。有些网站听你的，有些网站根本不买账，求爷爷告奶奶，还要接受一些不良网站的过分要求，或出钱做广告，或干脆删一条多少钱。如果遇到实在不配合的主，我们只能从大学里请来几十个网络高手跟帖，为自己辩解，开展网络肉搏战争，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还是要打。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李来机关不到一年，从强烈反对、顽强抵抗拒机关于千里之外，到无可奈何随遇而安，到慢慢适应，现在开始有点进入角色的味道了。对于媒体上的批评报道，大家都喜欢看，并且乐于传播，如果涉及自己本单位本部门的，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批评报道，态度马上就变了。别人的事，管他洪水滔天，恨不得越热闹越好呢。

小李说，今天网上太热闹了，一个局长的粉红色日记被晒在网上成了热点。我打开电脑，在百度输入几个关键词，我的妈呀，相关新闻几十万条。

今天，一部被指是某地某烟草专卖局原局长的日记在网上引起极大轰动。该日记记载的局长主要工作有两点：喝酒、玩女人，并记载了几次受贿。日记内容可谓简洁明了，文笔流畅。

局长工作之一：玩女人

9月26日 晚上小谭要和我做。她29号要结婚了还要和我玩，看来这个女孩真是太野了！到国大开了个房，她10点多到，洗一下，上床就做，动作

很大。一起聊天，半夜又做一次，她又出血了。睡了一下，早上又做一次，这次没有出血。

日记在年终有个总结，“……今年自己玩相机上了一个台阶，今后就会好好地玩到老……玩女人上，终于玩了杨××，又和小盘玩上了，还固定地和谭××玩，还有个莫×待玩，今年真是交了桃花运，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体。”

局长工作之二：喝酒

日记显示，局长每周约有5天都泡在酒里，很多时候都是工作原因，且经常会喝得烂醉。

局长工作之三：受贿

1月6日下午陈X在楼下给了10万元，我拿出了2万元，作备用。1月7日我先去将1.5万元存进去，目前有3万元用了，和彭X（有性关系）在一起一年半，起码花了我4万元。

9月16日中午王××叫去桂景大酒店吃饭，就我们俩，他给了两瓶茅台酒和5万元，存了3万，拿2万回去。

我说：“小李，你赶快把一些典型的网民意见打印出来，送给领导们参阅。”这事虽然与本省无关，但我们也有责任把有关意见整理出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吧。

这时，手机来了信息，是银行发来的，一看有十万元到账，不用说是李鳅生汇过来的晚餐费。

“这个李书记也太夸张了吧，怎么也不用十万！”我心里想。

“王处：已汇款十万，望查收，感谢您和婷婷对小弟的关心和帮助。兄弟的事全靠您和婷婷了。十万元恳求今晚全部花掉，您和婷婷容兄弟以后感谢。”李鳅生的信息来了。

“靠婷婷还差不多，靠我是靠不住的，自己还是个小角色。”我自言自语道。

不一会儿，小李打印出来几条有代表性的网民言论和几篇比较典型的博客文章，其中一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仔细读了下去。

他是一个好干部

最近某地烟草部门某局长的日记很热门，我认为在艳照和视频充满网络的年代里，突然来一些真人纯文学的描写，如坐春风。这应该是今年最具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文学作品了。我看了局长日记以后，觉得我们不应该讨伐这位局长。我们假设局长日记是真的，我敢说这其实是一位好干部。

一、这位干部在一年的时间内仅仅受贿十多万元，这是我近几年第一次看